



感恩與反省

文/林欣榮（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院長）

在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平靜，跟隨著常住師父的腳步一步步前行，在師父們的帶領下，聽著讚揚三寶的輕頌，我的心靈都沉澱了下來。這是感恩的時刻，也是自我反省的時刻……。

自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加入慈濟的大家庭，來到慈濟醫院後，前前後後我參加過四次的浴佛典禮，其中一次是在花蓮靜思堂前的道侶廣場上，另外三次都是在花蓮慈濟醫院。

浴佛典禮最大的意義，一方面是慶祝釋迦牟尼佛的生日，感恩佛陀將生命智慧行於世間，而 上人以「慈濟宗」為傳承，將佛陀的慈悲喜捨教予全球的慈濟人，而慈濟醫院的使命，就是將這一股慈濟人文帶入醫療，這是愛的醫療、智慧與悲心並行的醫療。

浴佛的另一意義便是感恩，感恩佛陀、也是感恩 上人。回想這些年來，我逐漸在慈濟師兄師姊的牽引下，體會到外界醫療所較缺少的「關懷」與「付出無所求的愛」。藉著這一天，以虔誠的心感恩 上人、感恩全球慈濟人，將慈濟法髓典範帶入慈濟醫院。

今年花蓮慈濟醫院的浴佛典禮是在五月二十六日舉行，我仍然記得那天從祈禱到發願的感動。雖然以外界的眼光來看，這不就是一個佛教儀式，但是當我們身處其中，那樣的氛圍肅穆虔敬地把自己的心靈洗滌了一番，在感恩的同時，我更感受到要反省自我，反省過去一年的每一天、每一時，是否都時時精進，也透過祈福，祈願世界祥和、醫院的同仁和病患們都平安健康。

跟隨在常住師父之後，師父們緩步前行，彷彿引領著眾生，一步步地跟隨在後，一步一虔誠。這浴佛的隊伍一年比一年更莊嚴，許多同仁穿著整齊、虔誠感恩，彷彿都已感受到浴佛節的意義。看著同仁們的那一刻，驚覺到慈濟人文在慈濟醫院的生根與深根，特別是看到年長的同仁帶著年輕同仁一同浴佛時，心中的那份感動是莫名而生。

由盈而缺，醫師之責何嘗不重？

文/魏昌國（大林慈濟醫院外科主任）



在夜深人靜的加護病房，巨大的醫藥網下總有不同的巨輪在旋轉著；藥瓶點滴聲、呼吸器的警告聲、監視器的心跳聲、病人的呻吟聲，程序是如此協調，密不可分。但有時就像原則中總不免有例外，當病情無法如預期般的好轉，沮喪和不解油然而生，看到家屬的眼神何嘗不忍，想到醫師的責任何嘗不重。

從醫十二年，常常看到被送入加護病房照顧的病人，無時不刻在和死亡之神搏鬥，也會看到人間的種種。有時少數家境富裕、尚未交代後事的病人家屬，會在入院初期看到人影，之後就消失蹤跡。但也有看到三代彼此互相打氣、互相幫忙的溫馨畫面。不論病人與家屬的關係為孺慕、關心、尊重、冷淡、陌生、仇恨，慈濟的師兄、師姊、白衣天使、醫師等人，莫不以純潔、無私的愛，守護著生命。

生命之始與生命之終是同一點的。但在世上，無論生命如何有福或如何多舛、工作如何傑出或不順、家庭如何幸福或破碎，每個人離開世界時確定是兩手空空，無人可倖免。所以，在有生之年，人實在不應以追求主流名利為主要目標，應以追求人格乾淨、真理明白、人事圓滿為主要職志。在眾師兄師姊們、醫護同僚們竭心盡力守護下，我相信生命若有走到終點的時候，也不會一切煙消雲散，船過水無痕。

看過患有癌症的人四處求神問卜，尋名醫治病，為的是留在人世間繼續旅程；也看過患有絕症的人，隱忍刺骨的痛，以開朗、泰然的態度面對。我看到了生命的無限，也期許自己，在找到自己的幸福快樂之外，更要福慧雙修。



永遠都在這裡等你

文/林庭光（大林慈濟醫院心臟內科主任）

今天在看心臟科門診的時候，有一位六十歲的中年男性坐下來就對我說：「醫師啊，我昨晚心很痛啊，痛到流冷汗，心頭悶悶，喘不過氣來，我趕緊到我家附近的診所去看，診所的醫師跟我講：『這很嚴重，這應該是心臟病發作，應該要去看大間的醫院，不過，現在是晚上，晚上醫院沒有醫師，所以你明天早上再去。』」

當我聽到這些話時，我就暗想「糟了，他大概真的就是心臟病發作了。」但是他為什麼昨天晚上不來，為什麼昨天晚上不來我們的急診，他怕我們急診室的醫師沒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，他怕我們的心臟科醫師不在，他怕他沒辦法接受很好的照顧，因此拖延到隔天才來。

黃金的急救時間

但是他並不知道心臟病的發作心肌梗塞是分秒必爭的，是要搶時間的，心肌梗塞的發生就是我們的冠狀動脈突然間產生堵塞，送到心臟肌肉的血管不流通了，所以心肌就立刻缺氧壞死。在傳統的治療裡面，包含了血栓溶解劑打通血管，還有最新的 primary PTCA（立刻做血管成形術把血管打通）都必須要搶時間。在我們的治療裡面，有所謂的黃金時期，在黃金時期內，能盡量愈早把血管打通，你的心臟肌肉就能解救最多。當心臟發作的時候，會產生一些致命性心律不整，所以有很多人還沒有送到醫院的時候，就已經突然間的致命性心律不整，也有人送到醫院太晚，即使心臟血管已經打通，也已來不及了，而即使是打通血管也來不及了，因為這些肌肉已經壞死，壞死的肌肉也無法挽回，他註定一輩子都必須會喘、心衰竭，甚至一輩子要臥床，甚至一輩子都洗腎。

所以我聽到這位老先生告訴我這些話之後，我暗想，在這個傳統醫療貧瘠的雲嘉地區，可能他們的傳統觀念是晚上的急診醫師是無法應付這樣狀況，但是大林慈濟醫院不一樣，我們的心臟科有六位心臟內科主治醫師，二位心臟外科醫師，我們是全天候接受急診二十四小時的第一線照會，不像有些醫學中心第一線照會還是輪到住院醫師、總醫師來接受。以我們的經驗、以我們的判斷是足以應付大部份的心臟病疾病，甚至比大部份的醫院更好，所以記得一定要在心臟發作時候立刻來醫院接受治療。

第一時間找到醫生

慈濟在醫院後面蓋了美輪美奐的宿舍，用意就是要能夠讓我們的醫護人員可以全天候待在醫院照顧病人，我們也接受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輪班，所以病人不用擔心，不管是什麼疾病或者是心臟病發作，來到急診，只要找心臟科專科醫師，我們會立刻出現去做判讀、解答甚至治療病人，在心臟病的治療裡面是分秒必爭的，尤其對於心肌梗塞的治療更是突飛猛進，對於心肌梗塞的治療，除了傳統的血栓溶解治療，我們已經做到了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的血管成形術來打通血管。要知道血管成形術來打通血管，是比傳統的血栓溶解治療可以得到更有效、更好的結果，所以已經有無數的病人因此受惠而接受治療。

因此，我要告訴大家只要心臟病發作，只要你覺得對自己的症狀有所疑慮，只要你接受治療的家庭醫師告訴你可能有心臟病，必須立刻治療的時候，不要擔心急診沒有醫師候診，毫不遲疑地趕快來。



化冷為暖的親和力

文 / 胡志棠（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腸胃肝膽科主治醫師）

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(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) 肝病研究實驗室分秒必爭的半年裡，我再次在B型肝炎病毒研究上獲得重大突破，也發現了做一個醫師的重要本質-化冷為暖的親和力。九二年十一月至九三年年六月，我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待了半年多，進行B型肝炎病毒機轉與玻璃狀肝細胞的相關研究。在這短短的六個月間，總共做出六種帶有不同基因的病毒，為國衛院五年來未完成的實驗做最後的努力。

過去於臨床上發現，超過八成的B型肝炎病患，肝臟細胞會有玻璃狀的表現，用顯微鏡觀察，細胞好像毛玻璃一樣不是很清晰。也有臨床醫師更進一步的推論，這些B型肝炎患者的肝細胞出現玻璃狀時，就非常有可能成為肝癌患者。我推論玻璃狀肝細胞的形成必與B型肝炎病毒基因突變有關，然而這一連串的推理是否可以被科學的方式證實，就是國家衛生研究院肝病研究實驗室之前正在進行的計畫。五年來在他們縝密的研究後，卻一直無法證明這些理論，直到我使用腺病毒做基因載體於不同的肝癌細胞測試後得以確認。

利用腺病毒作為載體是分子生物學常用的方法，透過腺病毒感染細胞和促進蛋白質表達的韌性，確實地證明了造成玻璃狀肝細胞的原因-B型肝炎表面蛋白的「突變」，引起此病毒蛋白無法正常地被分泌到細胞外，累積在細胞裡面，引起肝臟細胞的受傷，造成玻璃化的現象。這項實驗證明了下列的訊息：

一、B型肝炎患者當出現玻璃狀肝細胞的表現時，就成為肝癌的高罹患群。

二、這些病患的病毒已經有突變了，現有的治療像是干擾素等，這些方法對這類病人都沒有效，因為病毒已經突變在裡面，治療的成功率大大降低。

這項研究的成果也提醒臨床醫師，在篩選追蹤上就要比較小心，病患需要更密集的追蹤，一般半年追蹤一次，這些罹病者恐

需三個月、兩個月就追蹤一次，做超音波的篩檢、抽血檢查。

短短的半年裏，我的研究對美國國衛院、慈濟醫院，與臨床的治療方向都有不小的衝擊。首先這是慈濟醫療人員與美國國衛院共同合作的重大發現，將可以發表在全球重要的醫學期刊論文中，即使只有半年，他們對於慈濟醫生的高效率、與勤奮精湛的表現讚嘆不已，並且表示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計劃可以分享。NIH肝病研究室的主任 Dr. T. Jake Liang 還笑著表示：「我真不想讓你回去。」

另外，這段期間內，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很大的衝擊，回國後，只要回想起那無數個熬夜、壓力的日子與辛苦換得的成果背後，深深地發現還有一個比知識、學識更重要的東西，這在研究進行中的有力推手，連老美都不知道的秘密因素，那就是「人文」。

剛到國家衛生研究院時胡我曾經非常地感慨，似乎越高水準的機構大家就越冷漠，在那樣的環境裡人人自危，不願被一個新丁趕上，除非你是他的朋友。當時我曾經思索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獲得大家的援手，而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親和力和慈濟的笑容。這對於一個典型沉醉於讀書學問中、愛好自求答案、木訥的內科醫師來說卻並不容易。起先我主動伸手向他們打招呼，然後聊天、關懷他們的生活，吃飯也在一起，一週之後他們都認識了時常帶著燦爛笑容的我。一個醫生並不是只有醫病、讀書、研究那麼簡單，而是要學會人文，學會怎麼和人相處，就是這種潤滑的作用，以親和力化冷為暖，讓他們感受到了你的認真和謙恭，才能得到支持，也就因此所有的困難都迎刃而解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因為有美國華府分會師兄師、姊的幫助，讓我們一家人很快的就上了軌道。第一天師兄就幫我們找到住的地方，第二天小孩子讀書的學校也都安頓好，車子也是師兄慷慨相借，使我不用煩惱在華府期間經濟上的沉重壓力，因為有師兄、姊的大力幫助，因此實驗超乎預期地順利，然而這一切更是包含著無數的感恩和慈濟的人文素養。

醫學的探究永無止境，在臨行美國之前，我想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，而且一定要讓美國人另眼相看，一定要鋪好這條一開始不易走的連鎖道路，讓未來的年輕醫師能繼續坦然過去。